

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 相关问题考论 *

李 佳

内容提要 明代奉先殿供奉本朝帝后,奉先殿之祭是重要的皇家祭祖活动。学界普遍认为以孝宗生母孝穆纪氏为代表的赠后、继后始终未得入祀奉先殿,皇帝在宫内设置奉慈、弘孝等庶后祭殿成制。作者研究证明,奉先殿唯以嫡后入祀之制在晚明被打破,赠后、继后皆得入祀奉先殿,然赠后、继后在忌辰致祭与祫迁环节所享礼遇,仍然与嫡后相区别,这使得关涉皇后入祀奉先殿的制度变革在孝亲观念与礼法传统间形成某种平衡。晚明奉先殿之祭在一定程度上统合了庶后祭殿的功能,又始终保持了与太庙祭祀系统的基本一致性,以为立殿之本。

关键词 明代 奉先殿 奉慈殿 皇后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比照南京奉先殿格局,建北京奉先殿,殿内供奉本朝帝后神位,奉先殿之祭历朝沿袭直至明亡。学界对北京奉先殿的创立缘由、形制以及帝系入祀情况已有较为详明的述论,然对于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的认识尚存在失于史实处,即普遍认为以孝宗生母孝穆纪氏为代表的赠后、继后未入奉先殿,皇帝在宫内设置奉慈、弘孝等庶后祭殿成制^{〔1〕}。本文考述通明一代赠后、继后入祀奉先殿的史事,对前述观点提出反驳,在此基础上说明如下问题:赠后、继后入祀奉先殿后,其忌辰致祭与祫迁如何举行,与嫡后礼遇是否存在区别?期待以此澄清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制度的沿革,并对其间变革现象作出分析。

一 万历以后赠后与继后皆得入祀奉先殿

太祖、成祖、仁宗皆一后,亦无继位皇帝追封赠后事例。宣宗在位期间废嫡后胡氏,改立妃孙氏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SSXT111)。

〔1〕此类观点如许以林先生认为崇祯帝在奉先殿一带设立别殿祭祀生母孝纯刘氏等七位庶后,参见《奉先殿》,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禹平、王柏中先生认为熹宗将祖母孝靖王氏祀于奉慈殿,崇祯帝将生母孝纯刘氏等庶后祀于奉先殿别殿,参见《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为后。孙氏死后得谥“章皇后”，入祀奉先殿。宪宗亦废嫡后吴氏，立妃王氏为后，王氏得谥“纯皇后”，其入祀奉先殿事例同于宣宗皇后孙氏。孝恭孙氏、孝贞王氏虽非元后，然于皇帝在位期间被册立为皇后，死后即以嫡后名分入祀奉先殿。

明代继后首于英宗妃周氏，成化时，宪宗奉生母周氏为皇太后，与英宗嫡后钱氏两宫并尊。成化四年六月，钱氏去世，因继后周氏之故，宪宗君臣围绕钱氏葬地一事发生了激烈争执，终以宪宗妥协，孝庄钱氏如礼祔葬帝陵、祔享太庙、奉先殿作结。成化六年七月，“奉安孝庄睿皇后神主于太庙……司礼监官奉神主如太庙，上(宪宗)随行至庙门，具祭服，奉安神主于寝庙……礼毕，赴奉先殿行安神主礼”¹。成化七年六月丁卯日，“孝庄睿皇后忌辰，奉先殿行祭礼”²。此为孝庄钱氏大祥后首个忌辰，此后历朝《实录》皆存孝庄忌辰于奉先殿行祭礼的记载。孝肃周氏死于孝宗在位期间，孝宗另外设立奉慈殿供奉祖母孝肃周氏与生母孝穆纪氏，孝穆纪氏为明代首位赠后。

孝宗、武宗皆一后，后皆入祀奉先殿。

嘉靖初年，世宗奉祖母孝惠邵氏为宪宗继后，孝惠死后被祀于奉慈殿。

嘉靖七年，世宗嫡后陈氏死，世宗与陈氏关系不睦，陈氏死后一应礼遇减等，世宗谥其为“悼灵”，祀于奉慈殿³。

从以上内容看以看到，截至嘉靖初年，除悼灵陈氏未得入祀奉先殿外，奉先殿始终以嫡后入祀，庶后别殿祭祀。然这一情况在嘉靖中发生变化，世宗在嘉靖十五年诏告外廷，将孝肃、孝穆、孝惠三后神主从奉慈殿迁至天寿山陵殿，将嫡后陈氏的谥号由“悼灵”改为“孝洁”，由奉慈殿迁祀于奉先殿西室，罢奉慈殿之祭⁴。世宗又另置孝肃、孝穆、孝惠三后神位，“而并祭于奉先殿，外廷莫知也”⁵。嘉靖二十九年，世宗不顾大臣的反对意见，将孝烈方氏(世宗继后)入祀奉先殿⁶。

穆宗继位后，将孝烈方氏由奉先殿迁至弘孝殿(初名景云殿)，改以世宗嫡后孝洁陈氏入祀奉先殿，又奉生母孝恪杜氏于神霄殿⁷。嘉靖朝孝肃、孝穆、孝惠三后入祀奉先殿，以及隆庆朝孝烈、孝恪不在奉先殿之事皆可以从万历初年神宗的话中得到验证，“万历三年，谕礼官以孝烈、孝恪宜奉于奉先殿祔享。部察嘉靖十五年议祔陵殿，不议祔奉先殿。神宗曰：‘奉先殿见有孝肃、孝穆、孝惠三

1、 《明宪宗实录》卷八一，成化六年七月己酉。本文所用明代历朝《实录》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本。

2、 《明宪宗实录》卷九二，成化七年六月丁卯。

3、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卷八九《奉慈殿》，页513，中华书局，1989年。

4、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卷八九《奉慈殿》，页513。奉先殿九室，同于太庙之数，祔迁之制亦以九世为限，故而悼灵入祀“奉先殿西室”与“入祀奉先殿”意义不同。

5、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子部第174册，页20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6、 事见《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七，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乙未。

7、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卷八九《奉慈殿》，页513。

后神位，系我皇祖钦定。宜遵照祔安，不必另议”^①。此事亦为张居正所亲见，“上(神宗)欲奉安孝烈皇后、孝恪皇太后神位于奉先殿，命辅臣张居正等入视。于是居正等疏言：‘臣等恭诣奉先殿，仰见列圣祖妣，凡推尊为后者俱得祔享。’”^②

奉先殿以嫡后入祀的制度在嘉靖朝发生重大变化，孝肃等庶后皆得入祀奉先殿，嫡后孝洁却不得入祀奉先殿。但是此种情况在隆庆朝并未成制，穆宗以孝洁替代孝烈入祀奉先殿，以保持奉先殿以嫡后入祀的传统，又别设弘孝、神霄二殿安置庶后。然穆宗虽将世宗继后孝烈迁出奉先殿，却未动孝肃、孝穆、孝惠，这是因为孝肃三后入祀奉先殿在嘉靖朝即为迁入无闻之事，穆宗迁出亦无由。迨到万历初年，嘉靖朝庶后在祀奉先殿之事已被视为可供效法的“皇祖钦定”成例，因此方有神宗比照孝肃三后在殿情形，将孝烈、孝恪亦迁至奉先殿的动议。

世宗于嘉靖十五年将孝肃、孝穆、孝惠三后神主迁于陵殿，此无疑议。然何时将三后神位迁入奉先殿？则因世宗当时并未与外臣商议，文献无征，故难以确定具体年月，唯断在嘉靖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间。自万历朝以降，皇后无论嫡庶皆得入祀奉先殿，嫡后入祀情形清楚，此不赘述。庶后孝烈方氏(世宗继后)、孝恪杜氏(穆宗生母，赠后)、孝安陈氏(穆宗继后)、孝定李氏(神宗生母)、孝靖王氏(光宗生母，赠后)、孝和王氏(熹宗生母，赠后)、孝纯刘氏(崇祯帝生母，赠后)入祀奉先殿的年月皆有明确记载，开列如下：

万历三年二月，礼部尚书万士和“条上改题神主并奉迁一应礼仪以闻。奉旨：‘题主大学士张居正，护行驸马许从诚、奉安伯李伟各行礼，神位(孝烈方氏、孝恪杜氏)即以奉迁之日祔安于奉先殿’”^③。《明会典》(万历)亦载：“万历三年，乃奉孝烈皇后及孝恪皇太后祔享奉先殿……而弘孝、神霄之祭俱罢”^④。

万历二十六年十月，“奉安孝安皇后(穆宗继后)神主于昭陵，神位于奉先殿”^⑤。

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奉安圣母(孝定李氏，神宗生母)神位于奉先殿，上(神宗)以足疾，遣驸马侯拱宸恭代”^⑥。

天启元年八月，“孝和皇妣(熹宗生母)神主仍祔皇考(光宗)几筵殿内，其神主就于是日同孝元贞皇后(光宗嫡后)神位奉安奉先殿”^⑦。

①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13、214。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万历三年正月甲子。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万历三年二月丁丑。

④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卷八九《奉先殿》，页513。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七，万历二十六年十月辛未。

⑥ 《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五，万历四十四年五月癸未。

⑦ 《明熹宗实录》卷一三，天启元年八月乙酉。

天启二年七月，“上(熹宗)以神宗显皇帝神位奉安奉先殿，孝靖皇后(光宗生母)神位祔”。^{〔1〕}

崇祯十二年三月，“追崇孝纯皇后(崇祯帝生母)，尊谥为皇太后。在乾清宫行礼，旋奉神位于孝先殿……以皇太后神主与光宗并列，非礼也”^{〔2〕}。明宫并无“孝先殿”，且光宗入祀处为奉先殿无疑，故而此条“孝先殿”当为“奉先殿”之误。

崇祯十五年，崇祯帝言：“奉先殿见有继后及生母后七位”^{〔3〕}。在崇祯十五年以前，太庙已祧迁至孝宗，奉先殿比照太庙祧迁，故而孝肃周氏、孝穆纪氏与孝惠邵氏三后神位已经迁出，崇祯帝所言“七位”应为孝恪、孝烈、孝安、孝定、孝靖、孝和、孝纯，正合于弘治朝以降赠后、继后之数。崇祯朝礼科给事中沈胤培亦说：“万历三年……罢弘孝、神霄之祭，自是继后、赠后皆以祔享奉先殿为成例矣”^{〔4〕}。

由以上内容可证，世宗奉孝肃、孝穆、孝惠三后入祀奉先殿，神宗奉孝烈、孝恪、孝安、孝定入祀奉先殿，熹宗奉孝靖、孝和入祀奉先殿，崇祯帝奉生母孝纯入祀奉先殿。万历以降，继后、赠后皆得入祀奉先殿。

此前学界对于奉先殿入祀皇后的判定多依据《明史》的相关记载，如《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一》载：“奉先殿祭，亦不设后(孝庄钱氏)主”^{〔5〕}。《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记神宗将生母孝定李氏“别祀崇先殿”，熹宗将孝靖王氏(光宗生母)“祀奉慈殿”，崇祯帝“别置一殿，祀孝纯(崇祯帝生母)及七后”^{〔6〕}。由前文考述内容可知，《明史》所记皆误。

二 赠后与继后忌辰，奉先殿无祭之制

奉先殿祭祀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四部分：“朝夕致敬，朔望行礼，时节献新，忌辰致祭”^{〔7〕}，其中朝夕致敬、朔望行礼是较为一般化的祭祀活动，时节献新的物品定额、定量，历朝帝后礼遇皆同，此中唯忌辰致祭随入祀帝后更易。那么，在万历朝以后，继后与赠后既得入祀奉先殿，其忌辰祭祀规制如何？是否同于嫡后呢？

《太常续考》成书在崇祯末年，为太常寺官属所辑之书，于“帝后忌辰事宜”总则内录入历朝皇后

〔1〕 《明熹宗实录》卷二四，天启二年七月乙卯。

〔2〕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〇《恩例》，页662。

〔3〕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10。

〔4〕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14。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一》，页3517，中华书局，1974年。

〔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页3535、3537、3540。

〔7〕 (明)李东阳等：《明会典》(正德)卷八一《奉先殿》，页772。

忌辰日期、陵祭以及奉先殿祭事宜，开列于下^{〔1〕}：

正月十一日，孝恪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永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正月二十五日，孝静毅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康陵遣官本，前期二日本奏奉先殿祭祀。

二月初九日，孝定皇后忌辰，前期十日题昭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二月初十日，孝贞纯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茂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三月初一日，孝肃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裕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三月二十三日，孝和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庆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四月初六日，孝端显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定陵遣官本，前期二日面奏奉先殿祭祀。

四月十三日，孝懿庄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昭陵遣官本，前二日面奏奉先殿祭祀。

六月二十六日，孝庄睿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裕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六月二十八日，孝穆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茂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七月初四日，仁孝文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长陵遣官本，前二日面奏奉先殿祭祀。

七月十三日，孝安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昭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七月十九日，孝纯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庆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八月初八日，孝康敬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泰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八月初十日，孝慈高皇后忌辰，本寺不题遣官本，前二日面奏奉先殿祭祀。

九月初四日，孝恭章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景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九月十三日，孝靖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定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十月初二日，孝洁肃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永陵遣官本，前二日面奏奉先殿祭祀。

十月十八日，诚孝昭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献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十一月十八日，孝惠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茂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同日（十一月十八日），孝烈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永陵遣官本，不奏祭祀。

十二月初四日，慈孝献皇后忌辰，本寺不题遣官本，前二日面奏奉先殿祭祀。

十二月二十四日，孝元贞皇后忌辰，前期十日本寺题庆陵遣官本，前二日面奏奉先殿祭祀。

通过以上内容可见，除孝慈马氏（太祖皇后）与慈孝蒋氏（世宗生母）陵寝不在天寿山外，无论嫡后、继后或者赠后，遇忌辰，太常寺官员皆要先期题请皇帝钦定赴陵致祭官，此为通则。皇后忌辰

〔1〕 佚名：《太常续考》卷四《帝后忌辰事宜》，史部第357册，页188—19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奏奉先殿祭祀”与“不奏祭祀”相对而言，“奏奉先殿祭祀”者为孝慈、仁孝、孝静、慈孝、孝洁、孝懿、孝端、孝元，共八后，皆为嫡后，其中孝慈为太祖皇后，仁孝为成祖皇后，虽世代较远，然随太祖、成祖免除祧迁。孝静至于孝元，即为武宗至于光宗之嫡后，恰合于崇祯朝在祀奉先殿嫡后之数。“不奏祭祀”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诚孝、孝恭、孝庄、孝贞、孝康，共五后，虽亦为嫡后，然迨至崇祯朝，仁宗、宣宗、英宗、宪宗与孝宗已经祧迁，故而仁宗皇后诚孝张氏等五后神位已不在奉先殿之内，忌辰奉先殿无祭；另一类则包括孝肃、孝穆、孝惠、孝烈、孝恪、孝安、孝定、孝靖、孝和、孝纯，共十后，此十后或为继后，或为赠后，虽神位入祀奉先殿，然所享礼遇仍与嫡后不同，其忌辰奉先殿无祭。赠后、继后忌辰奉先殿无祭之事亦可以从崇祯朝君臣的话中得到验证，崇祯十五年，崇祯帝说：“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后有以继后、生母后入者，而以前七位尚无祭也”。^{〔1〕}礼科给事中沈胤培在随后呈上的奏疏中将崇祯帝的话概括为“祧庙赠后三位终岁无一祭，见庙继后、圣母七位忌辰不得设祭，服青”^{〔2〕}。所谓“终岁无一祭”，意指庶后自奉先殿祧迁后，宫内再无祭祀之礼，仅祭于陵殿；所谓“忌辰不得设祭”，即意指在殿庶后忌辰无祭。相对于被祧迁出殿的孝肃诸后，奉先殿“朝夕致敬，朔望行礼，时节献新”的对象是所有在殿帝后，因此尚不可说在殿庶后“终岁无一祭”，唯忌辰无祭一项与嫡后相区别。

上述《太常续考》集中反映出崇祯朝奉先殿皇后忌辰用礼的情况，那么，继后、赠后在万历朝以降即已经被明确地迁入奉先殿，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奉先殿忌辰祭制如何？万历三年十月，“太常寺奏，孝肃皇后神主奉迁陵殿之后，每遇忌辰，免奏祭祀。今孝烈皇后、孝恪皇后事体实与相同。奉旨：‘免奏祭祀’”^{〔3〕}。此段文字言在孝肃、孝烈与孝恪，三后皆非嫡后，然材料中并没有出现“奉先殿”字样，那么万历君臣所言“免奏祭祀”是否就是指庶后忌辰，奉先殿不设祭呢？查《明会典》（万历）载：“凡正旦、清明……忌辰……遣官诣陵祭祀，前十日具奏……凡忌辰，先二日本寺堂上官面奏。”^{〔4〕}由此可见，陵祭皆由皇帝遣官行礼，如免奏，则无由派官赴陵。通明一代，陵祭之制不废，祭陵之官多为驸马、侯伯勋戚充任，人员常有变动，姓名载在历朝《实录》。既然有奏于陵祭，而万历朝以降，庶后又仅祀于陵殿与奉先殿，那么万历君臣所言“免奏祭祀”则只可能言在奉先殿，当与前述《太常续考》“帝后忌辰事宜”中所载的“不奏祭祀”同义，即为免去太常寺官员奏请奉先殿祭祀环节。此外，《明会典》（万历）为朝廷颁布的官方典制文献，成书在神宗迁孝肃、孝穆、孝烈三后入

〔1〕（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10。

〔2〕（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12。“祧庙赠后三位”当指孝肃、孝穆、孝惠，其中孝肃与孝惠皆生前得后名，应称为继后；“见庙继后、圣母七位”，其中“继后”当指孝烈、孝恪、孝安、孝定、孝靖与孝和，其中孝恪、孝靖、孝和为嗣位皇帝追封为后，应称为赠后。“圣母”当指崇祯帝生母孝纯刘氏。

〔3〕《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万历三年十月丙子。

〔4〕（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卷二一五《太常寺》，页1075。

祀奉先殿之后，该书“帝后忌辰”条目下录嫡后，而不及赠后、继后^{〔1〕}。《礼部志稿》亦经官方审定，成书在天启初年，其中奉先殿“忌辰”条目内亦仅收录英、宪、世、穆、神五宗嫡后，而不及孝肃等继后、赠后，其文载至“光宗贞皇帝某月某某日，贞皇后某月某某日”^{〔2〕}。通明一代，唯嫡后可谥皇帝主谥之字，由此明“贞皇后”当仅限于光宗嫡后孝元郭氏。

综上所述，奉先殿本以嫡后入祀为制，赠后、继后别殿祭祀，故而在明初的奉先殿之祭并不涉及赠后、继后的忌辰祭礼问题。在嘉靖、隆庆两朝，孝肃等庶后被迁入奉先殿，然终究属于未经君臣公议之事，并不涉及忌辰祭礼制度层面的变革。迨至万历朝以降，赠后、继后虽得正式入祀奉先殿，然忌辰不设祭的制度沿袭前朝，此后抵于崇祯朝，仍用此制。

三 赠后与继后神位祧迁于陵殿

在嘉靖朝以前，“奉先殿每室止设一帝一后神主，如太庙寝殿，其祧祧迭迁之礼亦如之”^{〔3〕}。弘治初年祧庙建成后，帝后在太庙中的神主被祧出后即安于祧庙。帝后在奉先殿中的神位被祧出后，其安置方式可见祧迁仁宗、宣宗事例。嘉靖二十九年，“奉先殿内侍官奉迁仁宗昭皇帝神位，昭皇帝神位于藏德、懿、熙、仁四祖神位之所依次恭藏。其衣冠、床幔仪物等项，宜收贮于神库，收贮。宜焚化者，于洁地焚化”。^{〔4〕}隆庆六年，“奉先殿宣宗皇帝神位亦奉迁于德祖暖阁内左，衣冠、床幔仪物随宜收贮，焚化”^{〔5〕}。可见，奉先殿神位经祧迁后，即迁至祧庙德祖暖阁内，一应仪物收藏于神库，神库从属于太庙——祧庙一系。

世宗祧迁仁宗，仁宗只一后诚孝张氏；神宗祧宣宗，宣宗只一后孝恭孙氏；崇祯帝祧迁孝宗，孝宗亦只一后孝康张氏，故而在嘉靖、万历与崇祯三朝，奉先殿祧迁尚不涉及如何安置继后与赠后的问题。通明一代，奉先殿赠后、继后祧迁后的安置问题限于英宗皇后孝肃周氏、宪宗皇后孝穆纪氏与孝惠邵氏，事在泰昌、天启两朝，皆为熹宗主持。

据《熹宗实录》记载，祧迁英宗时，孝肃周氏神位自奉先殿迁出后，即被安置于天寿山陵殿。泰昌元年十月丙辰，“祧英宗主，遣恭顺侯吴汝胤捧主，遣驸马王昺奉孝肃皇后神主安裕陵”^{〔6〕}。该段材料记述较为简略，虽云“孝肃皇后神主安裕陵”，然没有明确提到英宗及其嫡后孝庄钱氏自奉先殿

〔1〕（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卷八九《奉先殿》，页512。

〔2〕（明）俞汝楨：《礼部志稿》卷二八《忌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55册，页52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09。

〔4〕《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七，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乙未。

〔5〕（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卷八七《奉祧》，页505。

〔6〕《明熹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十月丙辰。

迁出后的安置处所，难见比对之明，在此后祔迁宪宗的相关记载中，可补充上述材料的不足。天启元年八月己卯日，礼部官员题奉祔宪宗仪注：“先期内侍官设神位舆、衣冠舆、香亭于奉先殿门外，又于茂陵殿内会同神宫监官陈设合用神座案……奉迁奉先殿宪宗纯皇帝、孝贞纯皇后神位诣祔庙，即奉请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神位启行由奉先殿左门出至午门外……由端门、承天门、长安左门俱中门出，由德胜门诣陵……神位舆至红门外，内侍官诣神位舆前跪请，捧神位出舆，由左门入，复升舆至茂陵，由中门入，至享殿门外，内侍官捧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神位奉安于享殿内，钦遣官行安神礼”^①。天启元年八月辛卯日，即礼部官员题奏祔迁宪宗仪注十二日后，《熹宗实录》载：“奉祔宪宗纯皇帝、孝贞纯皇后神主，遣泰宁侯陈良弼捧主，驸马万炜行礼。驸马冉兴让护送孝穆、孝惠二皇后神主诣茂陵享殿行礼”^②。可见前述祔迁仪注确得实行。

综合上述内容可断，皇帝与嫡后自奉先殿祔迁后，其神位、衣冠等得入太庙——祔庙系统内相应处所。与之相对，赠后、继后虽入祀奉先殿，但孝肃周氏、孝穆纪氏、孝惠邵氏三后神位自奉先殿挪出后，则外送于天寿山陵殿。

四 明代庶后入祀奉先殿现象解读

明代奉先殿从明初唯有嫡后入祀，到嘉靖、隆庆之际出现变局，再到万历以降嫡后、庶后并入奉先殿成制，其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此一变动趋向内化着庶母地位提升与强调嫡庶之防之政治传统间的紧张，于此就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如何解释晚明诸帝将庶后入祀奉先殿的现象？又当如何看待奉先殿之制在忌辰、祔迁两方面存在的嫡庶之别？

在明代，皇位继承制度、后妃等级制度，以至于普通民众的婚姻律法皆取重明嫡庶、别贵贱的理路，强调妻相对于妾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地位。明律对男子纳妾亦有严格的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③。但事实上，皇室贵族、官僚以至于富裕平民违制纳妾的现象在明中期以后相当普遍。赵轶峰教授指出，“在17世纪之前，明朝政府限制纳妾的规定就已经被破坏了，纳妾已经成为有产阶级普遍的风气。政府法规与社会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反差”^④。这样，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妾子群体，妾子入仕为官者，或者妾子继位为皇帝者，在封赠、祭祀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突破制度限定以提升其生母地位的诉求，此类诉求以基于血缘关系的尊亲观念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前文考述内容可以看到，明代庶后入祀奉先殿成制在万历三年(1575)以降，该时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三，天启元年八月己卯。

② 《明熹宗实录》卷一三，天启元年八月辛卯。

③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一六三《妻妾失序》，页840。

④ 参见赵轶峰：《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妾——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等文，载于《明代的变迁》第三部分“下层社会生活”，页135—190。

段正与赵轶峰教授考察之妾制有较大发展的17世纪大致吻合，发生于皇室祭礼层面的变革与当时社会中妾制发展的潮流成呼应之势。明代庶后共十位，诸后多为在位皇帝生母，皇帝据孝成礼，以高规格的礼遇尊亲，这种变革礼制的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嫡庶之别的界限，但宣示了皇帝的孝行，皇帝权威的道德基础由此得到强化。因此，皇帝推崇妾母为后，以至于将庶后入祀奉先殿的动议事实上得到了士大夫一方的支持，张居正即言：“凡推尊为后者俱得祔享内殿，比之太庙惟一帝一后者不同，今孝烈皇后及孝恪皇后神位亦宜奉安于奉先殿祔享”^{〔1〕}。

此外，明代祭礼层面的嫡庶之别虽重，然明初丧服制度的变革亦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明庶后入祀奉先殿预设了合理性基础。洪武七年，太祖因贵妃孙氏丧，颁《孝慈录》更定母服之制，子为生母、继母、慈母、养母皆服斩衰，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2〕}。而且，要注意到明代皇后入祀奉先殿之制虽有万历以降庶后入祀的变局，然始终以嫡后优先入祀为传统。仅在嘉靖朝短暂出现过嫡后不入奉先殿的情形，隆庆时旋即改正，且奉先殿之祭始终在忌辰祭祀、祔迁两方面保持了嫡庶之别，因此说，关涉皇后入祀奉先殿的制度变革虽于传统嫡庶观念有所冲突，然这种冲突又有其限度。

那么，明代奉先殿“象外庙”而设，然嫡后方得祔享太庙，而嫡后、庶后在万历朝以降皆得入祀奉先殿，何以解释上述庙、殿二者的祭礼之别呢？

在明代，太庙、奉先殿是皇室举行祭祀祖先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本身亦是朝廷统系的象征，然两者之政治寓意又各有不同取向。明代太庙为国家宗庙，行同堂异室及昭穆、祔迁之制，以单位空间内的严整序列来昭示皇位传承的谱系，将赠后、继后祔葬太庙不仅不利于嗣位君主强化自身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反而弱化了国家宗庙的权威属性。孝宗即反对将祖母孝肃周氏祔庙，“恐后来杂乱无纪极耳”^{〔3〕}。世宗主张：“庙重于陵，礼制故严。”^{〔4〕}

明代奉先殿虽依据太庙设立，然在实际祭祀规格层面则比照太庙祭祀减等。帝后忌辰以其祭祀对象较为个人化，因而有祭于奉先殿，而无祭于太庙。太庙有亲王与异姓功臣配享，通常情况下，妃嫔被严禁介入太庙祭祀活动。而奉先殿则唯供帝后，奉先殿“每日焚香，朔望荐新，节序及生辰皆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礼”^{〔5〕}，后妃可以参与奉先殿的祭祀活动。奉先殿祭祀所用物品取自外廷，然致祭官皆以内廷人员充任，外官不予其事。故而方有嘉靖朝孝肃三后入祀奉先殿，而“外廷莫知”的情况出现。崇祯末年，崇祯帝为加祭生母孝纯刘氏，意欲扩建奉先殿，另置处所一并供奉祔迁皇帝、嫡后、赠后、继后，此一动议在士大夫看来危及太庙——祔庙一系的权威地位，因而遭到激烈地

〔1〕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万历三年正月甲子。

〔2〕 《孝慈录》，载于《皇明制书》卷一二，史部第788册，页393、394，“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 《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弘治十七年三月丁丑。

〔4〕 《明世宗实录》一八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庚午。

〔5〕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09。

反对，群臣意在“自古无二祧庙，再建非礼”^{〔1〕}，宁可复设奉慈殿以祀孝纯刘氏，亦不可设立“祧殿”合祭帝后，崇祯帝之议遂罢。而且，庶后在万历以后虽得正式入祀奉先殿，然君臣始终持守忌辰不设祭之制。由此可见，前文所言庶后入祀奉先殿的制度变革与传统嫡庶观念构成之冲突有其限度，其间关涉嫡庶的融通分寸以不危及太庙祭祀系统的权威为重要原则。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明初奉先殿唯以嫡后入祀之制在晚明被打破，赠后、继后皆得入祀奉先殿，然庶后在忌辰与祧迁环节所享礼遇仍然与嫡后相区别，此制沿至明末。庶后入祀奉先殿这一制度层面的变革现象与该时代妾制发展潮流相呼应，对强调嫡庶有别的政治传统构成事实上的冲击，然明代君臣始终持守嫡后入祀，以及忌辰、祧迁层面的嫡庶之别，使得上述变革在孝亲观念与礼法传统间形成某种平衡。在太庙、奉先殿相互参照的视角下看去，晚明奉先殿之祭在一定程度上統合了庶后祭殿的功能，又始终保持了与太庙祭祀系统的基本一致性，以为立殿之本。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中男)

〔1〕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八《奉先殿》，页210。

On Establishment and Abandonment of The Hall for Worshipping Compassion (Fengci Dian), Ming Dynasty

Yang Xinche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26 to 137.*

ABSTRACT: Hall for Worshipping Compassion (Fengci Dian) located to the west of Hall for Ancestral Worship (Fengxian Dian)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for the first time constructed in the 23rd year of Chenghua (成化) reign, but abandoned after the 15th year of Jiajing (嘉靖) period. It is ranked next only to Hall for Ancestral Worship (Fengxian Dia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uildings for worshipping ancestors inside the imperial palace. By studying the related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makes a tentative probe in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halls as for their structure, location and functions as well.

KEY WORDS: Emperor Hongzhi; Fengci Dian; Fengxian Dian; Hongxiao Dian; Shenxiao Dian

Research on Enshrinement of The Deceased Empresses in Hall for Ancestry Worship (Fengxian Dian) in The Ming Dynasty

Li Jia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38 to 147.*

ABSTRACT: Since only the deceased emperors and the first empresses of any dynasties were entitled to be enshrined in the Hall for Ancestry Worship (Fengxian Dian) inside the Forbidden Palace in the Ming dynasty,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imperial ancestors was held here as one important occasion. It is commonly thought that successive empresses including Empress Ji who was Emperor Hongzhi's (弘治) mother were never enshrined inside here but in other halls like Hall for Worshipping Compassion (Fengci Dian), Hall of Filial Piety (Hongxiao Dian). However, this article views that such institution was carried out until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en memorial tablets of successive empresses were approved to be placed in Hall for Ancestry Worship (Fengxian Dian) with the lower treatment than the first empresses in rituals of death anniversary and removal from the Hall when memorial tablets were full.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resulted in a balance between the enshrinement of successive empresses and ritual traditions. By the late Ming dynasty Hall for Ancestry Worship (Fengxian Dian) worked primarily for worshipping ancestors of both the first and the successive empresses by following the same system all the way as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did.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Fengxian Dian; Fengci Dian; Empress